



繆思風采

嘉義行腳

● 盧彥光*

嘉義市是我的故鄉，是貫穿我孩童時光的小城市，人稱桃仔城。記憶中的城中舊地，中山公園、植物園、孔子廟、忠烈祠、彌陀寺…彷彿昨日出遊，城外的民雄鄉、中埔鄉的吳鳳廟、頂六…，或是我小時候誤認為是嘉義的白河、北港，以及鄰近的雲林縣三條崙海水浴場，都還在我腦海中以舊時樣貌遊蕩不褪去。

不過說來慚愧，我真正在嘉義生活的時光並不多，出外求學工作異鄉輾轉飄移，一晃已是花甲之年，不禁驚嘆時光流逝飛快。眾所皆知唐朝詩人賀知章的〈回鄉偶書〉：「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衰。兒童相見不相識，笑問客從何處來」。道盡一個遠颺他鄉老來返鄉的人，何等尷尬的心情。在現代社會中，這種心境更普遍存在偏鄉子弟們的心中。

雖在異鄉為客，每年也必然返鄉幾回，通常在年節時分家族團聚之時。人親土親，似是時光倒流，重返孩童時光，年紀一把心如孩童。此時，出遊機會少，多在老家周邊閒晃，與家人近鄰舊識閒話家常。不過，有個地方一定會去的，那就是圓福寺，前去祭祖。圓福寺，位在嘉義市東區中山公園北側，由巷弄通達寺院廣大的腹地。戰後嘉義的新八景六勝，在這周邊就佔了好幾個，像是蘭潭泛月、公園雨霽、林場風清、王樓思徽、御碑紀績、芝亭崇勳、烈祠流芳、義廟揚仁。這區域是讓人心曠神怡難得的清幽之地，其中「義廟揚仁」就在圓福寺旁，也可以說是在圓福寺的腹地裡。

在圓福寺入口上台階之前，左手邊有一塊不太顯眼標示著古蹟的「圓福寺與義士

* 盧彥光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。



廟」石碑，此碑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，碑上記載著圓福寺與義士廟的由來。圓福寺創建於道光十三年（1833年），「時有廣東省李有厚自大陸帶佛祖遷居本地，佛光靈顯，法雨廣濟，乃由王田庄翁志高倡建寺於公園附近，香火日盛。日人廢除寺廟時，乃遷建於五百三公大眾爺廟旁」。這裡所說的五百三公大眾爺廟，光復後宓汝卓市長將其改名為義士廟。由廟名來看，無論稱作五百三公大眾爺廟或是義士廟，都可以知道這廟跟歷史事件應該有所關聯。石碑上記載「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之役，全台騷動，濫殺無辜，雖經總兵藍廷珍，提督施世驃等七日蕩平之，其殘黨錯節盤根，騷擾三載，諸羅義民犧牲多至五百三人，故尊為五百三公，合葬於斯。骨現移葬於彌陀寺旁」。就石碑所記載，果然跟歷史事件有關，死傷慘重。不過，真的是死於朱一貴事件嗎？

會這樣懷疑，是因為義士廟裡面還有一面匾額，落款人為宓汝卓，年代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。這面匾額所寫的內容，當然也是義士廟裡的五百三公，不過與石碑所記載的有所不同。匾額上是這麼寫的，「林爽文亂起（乾隆五十一年西曆一七八六年），全島為叛徒所控制，讀諸羅城雄峙無恙，…誓死助總兵柴大紀守城與共存亡，為清廷感其義，詔改諸羅為嘉義，是役官民死者無數，而有骨骸可覓者，計五百又三人，合葬於式之東郊」。另外，略提五百三公顯神蹟的傳奇故事，「道光十二年陳伴張丙之亂，叛軍夜攻城經其墓側，地大震賊潰走，事平乃脩墓立碑，以誌其異」。這裡提到「脩墓立碑」，應該在當時這裡還有一塊現今不復存在石碑。然而，義士廟裡卻有一面相當珍貴落款為「知嘉義縣事李聯珪敬謝建設委員一同重修」，光緒辛卯年（一八九一年）葭月（農曆十一月）立的「威靈顯赫」匾額。從匾額上來看，可以知道這座廟在光緒十七年曾經重修過，且受地方尊崇而繼續傳述著義士神蹟。

哇！怎麼同樣是記載五百三公壯烈犧牲，「圓福寺與義士廟」石碑與義士廟中的匾額所記出入這麼大；一個說是朱一貴事件時候的事，另一個說是林爽文事件當時。不過，就石碑與匾額的落款年代的先後、記事內容的詳略來看，初步判斷可能不是朱一貴事件時候的事。也許在民國六十九年立「圓福寺與義士廟」古蹟石碑時，一時不察而將同是清代重大民亂的林爽文事件，誤植為朱一貴事件。是否如此，當然這還需要日後更多的考證來確定。彼此近在咫尺數十步的石碑與匾額，記事如此不同，讓人看得霧煞煞（台語），應該要更慎重才是。



相對於圓福寺，我對義士廟更感興趣。圓福寺現在是由佛光山管理，年節隨家族的人前來寺裡祭祖，常常看到的是人山人海，熱鬧非凡；相對的，位在圓福寺西側廟身小小的義士廟，卻是人煙罕至杳無人跡，很是清靜。祭祖後，我總會獨自來到義士廟走走，感懷五百三公義德護民的正氣浩然。在這裡感覺跟台灣史上的先民很近，好像是兩三百年前的先民一路風塵僕僕行走至此，與今人生命連貫相通。嘉義是個好地方，我喜歡老嘉義尋幽探古的嘉義。



圖 1：「圓福寺與義士廟」石碑



圖 2：義士廟



圖 3：義士廟裡的匾額



圖 4：義士廟裡的匾額



圖 5：義士廟的門神（左）



圖 6：義士廟的門神（右）

